

广西植物分类学界的“草木双星” ——钟济新与陈立卿

梁畴芬

(广西植物研究所, 桂林 541006)

庆逢我所建所 60 周年之际, 除了纪念我所的创建人和奠基人陈焕镛教授之外, 有两位令人尊敬的先辈, 已离我们而去的老先生钟济新与陈立卿, 其可敬的形象油然而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们也是值得一记的。

国内的分分类学界同行没有谁人不知道这两位先辈的名字的。因为他们采了很多标本, 通过标本, 大家便自然而然地知道广西有钟济新和陈立卿。如果标本缺了采集记录, 但号码牌仍然挂在标本上, 号码牌上印有他们的名字, 同时, 牌上的编号也十分引人注目, 他们的采集号都是 6 位数, 钟济新以 8 字起头编号, 陈立卿则以 9 字起编。凡是见到这两个多位数的编号, 便知道 8 字头的为钟, 9 字为首的为陈。何况, 标本都是来自广西, 如此的编号, 非他二人莫属。

如果同行们稍加注意, 便会发现: 钟的标本多为木本; 陈的标本多为草本。阁下若是用心沉思一下: 草与木的分野, 绝非偶然, 若无人的因素参预, 绝无如此分明的走向。对于草木分野问题, 在下可以向阁下提供一些事实, 以便予分析: 钟济新在广西农学院是讲授树木学的, 他在与人交谈涉及植物时, 如木兰科、裸子植物等科属出自他的口语中频度较大, 谈到经济植物时, 总是以树木居多, 使你觉得他是在谈树木学的副编, 陈立卿没教书, 一向潜心钻研民间中草药, 最后卒之能编写并出版了一本叫《广西中兽医药用植物》。由此可见, 他俩的草木分野, 职业原因者有之, 个人兴趣原因者亦有之也。

钟陈二位都是广西大学生物系第一届毕业生, 自然成为广西植物所创建人陈焕镛教授网罗之列。没有标本, 这个所是建立不起来的。采集植物标本, 顺理成章地成为钟陈二位广西植物所建功立业的第一行动。钟济新被派到桂中的大瑶山; 陈立卿则去了十万大山。所采标本以 6 位数编号, 一般第一个号码是不动的, 以 5 位数入编, 每人至少可以采达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今日的眼光观之, 可谓是雄心壮志也。

但可惜得很, 钟陈二位历尽千辛万苦采得的标本却于日寇侵华期中毁于兵变之乱。后来虽在复份标本中得到一部分, 但已缺了采集记录。所以, 现在标本柜中的钟陈标本是没有采集记录的, 每个标本只挂有个号码牌。

标本是植物所的基石, 没有标本, 植物所就没戏了。陈焕老在建所之初, 对于这一信念比任何人都强。所以, 在形同开荒牛的钟陈二位所垒起来的基石毁于一旦, 的确挫折很大。但再大的挫折也大不过陈焕老的事业心。在抗战胜利之后马上作出了决断: 广西所的标本损失, 由华南所的标本补, 他命钟陈二位到广州华南所去抽该所的标本复份。钟陈二位在当时华南所(当时为中山大学的研究所)房屋至为挤拥的情况下, 付出了与爬山采标本不相上下的辛劳, 在那狭窄的复份标本室中, 睡于斯吃于斯, 不分昼夜地做着抽标本的工作。广西植物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重建起来, 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那些从广东抽出带回的标本。同行们在广西所看标本时, 能看到不少出自左景烈、高锡明、黄志等老一辈的采集人之手, 就是有了上述的情由。

钟陈二位经过一番抽标本的辛劳, 却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在斗室之中寒暑不避地抽标本是付出, 但标本经过他们的眼睛, 无疑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 这种经历不是一般的科学工作者都有的。他们一面抽

标本，一面潜心观察和记载，把每一种植物最重要的特征和产地、分布等要项记下来。他们因条件所限，一切操作都是以100%的手工进行。钟济新用32开的道林纸抄写记录，最后用针线把它们装订起来，其厚度足足有3英寸，宛如一个民间夜晚睡眠用的木枕头；陈立卿用12开的打字纸装订成一个本子然后一页一页的抄录，像是一本陈旧的烂帐本。他们的秘制实用名录在五十年代初期中科院植物所组织的来广西兴安越城岭地区进行地植物学的考察和实习曾拿出来亮过相，他们的知名度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宝贝名录我没用过和细看过，只站在他们身旁或身后瞥望过，只见他们二人的名录实际上是一本手稿型的笔录本。拉丁学名的左右和上下都写满字，有些地方还划有图。字写得又不够端正，我甚至想：若把那名录交给你，怕你多半用不上，不知道上面的文字如何读，它们既非从左至右成行，也不是从上至下成行，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会使用了。有时见他们自己在查阅时，也是要手指在纸上的文字群中上下左右地游动去寻找目标的。由此可见，他们的这项成果的取得是在抽标本主要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急速地挤点时间去完成的。他们只求自己看得懂便行。他们用汗水凝结而成的自制名录无疑给后来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乃他们实力之所在。钟济新在教授树木学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陈立卿晚年体衰怕冷，在桂林苦于过冬，南宁区中医药研究所出于对老科学家的爱护，每年冬季都把他接到南宁过冬，并加照顾。该所的年青人意外地得到活字典，日夜求教，得益匪浅。对于陈老，他终年累月的接近该所的科技同仁，耳濡目染，亦增加他对中草药医药的知识和兴趣，所谓教学相长，相得益彰也。

钟陈二位带头搞名录的举措，在国内的分类学界有一定影响，许多同行都仿效而为。广西植物所分类室看来也是受到影响，乃有1973年前先后编写并出版了《广西植物名录》这项工作的产生。

钟陈二位既是同学，又是同乡（广西苍梧县），双双为广西植物所服务终生，钟济新有5子2女，陈立卿3子5女，均为多产学人，钟滴酒不沾，只爱叼个大烟斗，陈贪杯，卷烟须臾不离；在梧州时期共住一座平房，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在雁山时期，两家同住一栋教授宿舍，家门相对；一个当所长，一个当室主任；一个爱树，一个爱草，看似天成，真假难辨也。目下人间歌星、影星、视星多多，十分耀眼，咱们科技界自封一二人星，似不过分，依其特征，戏称曰“草木双星”，不亦宜乎？